

# 新时代情报学教育的使命与定位

苏新宁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南京 210023)

**摘 要** 情报学教育历经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 取得了很大的成绩。面对大数据时代的到来, 情报学教育又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如何把握机遇, 迎接挑战? 本文从新时代情报学教育的使命入手, 探讨了未来情报学教育的定位; 提出了情报学教育的七大使命: 培养“耳目尖兵参谋”式人才、培养科学技术的领航者、培养国家安全领域的情报人才、培养能够担当决策参谋的情报人才、培养在各行各业具有高度嗅觉的情报学家、培养为人民服务的咨询服务人才、培养探索情报理论技术与方法的情报学人; 提出了未来情报学教育的四大定位: 紧跟国家战略的情报学教育、加强情报技术的教学、瞄准国际大环境的情报学教育、与时俱进的情报学教育。

**关键词** 情报学教育; 情报教育使命; 大情报观; 情报学学科建设; 情报教育规划

## The Mission and Positioning of Intelligence Studies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Su Xinning

(Schoo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Abstract:** Intelligence studies education has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over more than half a century of development and has welcomed new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with the age of big data. How can these opportunities be grasped and how can the associated challenges be met? Starting from the mission of intelligence studies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this study discusses the positioning of intelligence studies education in the future. The study also propounds seven missions of intelligence studies education: the cultivation of professionals of Detector, Scout, and Consultant, leader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telligence talents in the field of national security, intelligence talents who can act as decision-making advisers, intelligence scientists with an acute “sense of smell” in all walks of life, talents of consultancy service who serve the people, and scholars who explore the theory, technology, and methods of intelligence studies. Further, four orientations of intelligence studies education in the future are identified: following national strategies, strengthening the teaching of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aiming at th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and keeping up with the times.

**Key words:** intelligence studies education; the mission of intelligence education; big intelligence view;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lligence studies; the schematization of intelligence studies education

## 1 引 言

中国情报学百科全书对情报学的定义: 研究事

实(事件)、数据、信息、知识和情报的产生及其有效收集、组织、存储、传递、转换和利用规律, 并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有效地管理和利用它们进行分

收稿日期: 2020-05-13; 修回日期: 2020-06-29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面向国家战略的情报学教育与发展研究”(20&ZD332)。

作者简介: 苏新宁, 男, 1955年生, 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信息处理与检索、信息分析与科学评价、情报学学科建设, E-mail: xnsu@nju.edu.cn。

析、合成、发现、解答、学习和决策的一门科学<sup>[1]</sup>。因此,情报学是一个交叉型应用型的学科,是直接服务于情报工作的学科。它的交叉性体现在其不断地向其他学科其他领域渗透、新的技术新的方法不断被情报学所采纳。它的应用性体现在应用于情报工作,应用于国家战略和民众福祉。随着社会发展对情报学的要求不断提高,国家战略对情报学与情报工作有了更高的要求,新的技术促使情报能力大大增强,情报学教育必须跟进和改变。

情报源于战争,“兵马未动,情报先行”。众所周知,情报工作在战争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和平时期,情报得到了拓展和纵深,已经不仅仅限于战争,也不仅仅是谍报活动,而是影响到维护国家安全、支持外交活动、促进科技创新、助力企业竞争、开展经济活动、支持政府决策等方方面面,可以说我们生活的周围几乎都存在着情报活动。情报工作促进了情报学学科的创立,情报工作的广泛深入带动了情报学教育的发展。情报学教育随着情报工作的重点转移,其教学内容和方向在不断发生变化,情报学人才培养的目标也不断聚焦于情报工作对情报工作者的需求。

在我国,情报学教育也历经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1958年,我国第一所情报大学——中国科技情报大学成立<sup>[2]</sup>,这是中国情报学教育的开端,虽然后来合并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但也充分表明当时国家对情报教育的重视<sup>[3]</sup>。从周晓英教授等<sup>[4]</sup>对我国情报科技事业发展的回顾并对照我国的情报教育,我国情报学教育是紧随其情报事业的发展而跟进的,由于我国早期的情报工作主要是解决科技发展过程中的科技情报,所以,我国当时的情报学教育主要关注科技情报,为国家、企业的科技发展培养科技情报人才。例如,无论是中国科技情报大学招收的第一届情报学学生,还是1978年武汉大学在恢复高考后的首届情报学专业本科生<sup>[5]</sup>,抑或中国科技情报所于1978年招收的首届情报学硕士研究生<sup>[6]</sup>,都是面向科技情报的。

随着信息“爆炸”的来临,1992年,在全国科技情报工作会议上,国家科委宣布将“科技情报”改为“科技信息”。一时间,几乎所有关注于社会发展领域的情报活动均开始向信息方面转移,许多科技情报研究所改成了科技信息研究所,许多高校的图书情报学系(院)改成了信息管理系(学院)。其后,情报学专业的课程开始从文献情报向信息处理、组织、分析、服务等方面转移,人才培养也转

向为信息分析、信息服务提供人才。情报学研究也正如梁战平教授<sup>[7]</sup>当时所认为的“正围绕信息与社会、信息与服务、信息与学习三大范畴展开”。鉴于情报向信息的转变,包昌火研究员等<sup>[8]</sup>还严肃地指出,这是“情报缺失的中国情报学”。

大数据时代的来临,情报技术手段与方法的进步,国内外的情报学均开始注重数据素养的教育<sup>[9-10]</sup>,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的人才培养已逐步融入情报学的培养计划之中<sup>[11]</sup>,一些学者在探索大数据思维下的情报学科的发展路径<sup>[12]</sup>,人们也观察到数据科学对情报学带来的变革影响<sup>[13]</sup>,这些影响需要情报学教育有所改变,并希望能够在国家需求、时代呼唤下,情报学教育能够重新定位。

但无论如何改变、如何定位,情报学教育的初心不会变,即为各行各业培养“耳目尖兵参谋”式情报人才。新时代,情报工作对国家安全与发展肩负着重任,作为为情报工作输出情报工作者的情报学教育,担当着新的历史使命。如何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这样一个神圣的信念下发展情报学教育?如何把握新时代带给情报学教育的良好机遇?我们必须重新规划未来情报学教育。

## 2 情报学教育研究现状与发展

我国早期情报学(除军事、安全情报学)基本由图书馆学衍生而来,所以,普通高校的情报学与图书馆学同宗同源,教育部的学科分类中,情报学与图书馆学也同属一个一级学科。多年来,许多学者谈到情报学教育通常都将其和图书馆学教育联系在一起。例如,当我们用“情报学教育”(无论是主题检索还是关键词检索)在CNKI中检索,命中的文献中有2/3以上与图书馆学教育有关;但近些年,单纯论述情报学教育的文章逐渐增多,在一些情报学学术会议上都设置了专门的情报学教育分论坛,例如,2019年在华中师范大学召开的情报学学术年会上,就将“新时代情报学教育及人才培养”作为一个重要议题。

### 2.1 我国情报学教育概况

在我国,情报学教育始于1958年的中国科技情报大学的成立,1959年招收了第一届情报学本科生以后,该校被合并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sup>[1]</sup>,从此,也中断了情报学专业的招生。恢复高考以后,1978年,武汉大学率先招收了科技情报专业本科学生<sup>[5]</sup>,同年,中国科技情报所也开始招收科技情报专业的硕

士研究生<sup>[6]</sup>。1990年我国首个情报学博士点在武汉大学设立，并于1991年开始招生。1986年前后，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开始招收军事情报学硕士研究生，1998年该校获得了我国首个军事情报学博士学位授予权<sup>[14]</sup>。

据不完全统计，经过40年左右的发展，至少有70多所普通高校或研究机构曾经或现在正在招收情报学硕士研究生（二级学科代码120502）。虽然，2015年以来被撤销了10多个情报学硕士点（有的是一级学科被撤销连带情报学硕士点），但目前仍有60多家高校和科研单位在招收情报学硕士研究生，还有49所高校在招收图书情报专业硕士（其中32所高校同时拥有学术型情报学或一级学科硕士点）。另外，在公安学下公安情报学（二级学科代码0306Z1）、军事指挥学下军事情报学（二级学科代码110504）共有硕士点16个。目前，全国13所高校拥有情报学（二级学科代码120502）博士点，3所高校拥有军事情报学（二级学科代码110504）博士点，另外，还有许多高校在其他学科下设立了情报学博士招生方向。

由此可见，我国情报学教育从无到有，从若干个点近百个点，可谓发展迅速，已形成了一定规模。目前，每年全国招收的情报学硕士研究生超过500名，博士研究生超过100名，长期的积累，情报学培养出来的人才已形成一支较大的队伍，但这还不够，这支队伍还应当更大些，只有形成更大规模的情报人才队伍，才能使情报事业大发展具有更加坚实人才基础。我们相信，新的时代，在社会的期待下，情报学教育一定会更加繁荣昌盛，并获得更快的发展。

## 2.2 国内学术界关于情报学教育的研究现状

情报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如何开展情报学教育始终得到情报界的广泛关注，早期（20世纪80年代），有关情报学教育的研究主要以介绍国外情报学教育为主，所介绍的国家主要有美国、日本、苏联以及德国和荷兰等。还有一些主要探讨有关情报学教育存在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起，除了延续80年代涉及的主题外，更多的是探讨情报学教育的未来发展。进入21世纪后，情报学教育的研究文献大幅度增长，其中信息用户、图书馆用户教育的研究文献占据很大一部分，但对中外情报学教育的介绍、对比，以及情报学教育面对业界需求的课程设置及核心能力教育也有不少论及。

在对国外情报学教育介绍方面，邵安<sup>[15]</sup>分析了美国情报学学科结构、专业内容与高校分布，展示了美国情报学教育的两大板块：一块是Information类，包括信息科学、图书情报专业、管理科学；另一块是Intelligence类，包括军事（战略情报、信号情报）和执法情报（安全情报、地理情报等）；同时介绍了美国的普通情报、战略情报、信号情报、执法情报、地理情报的专业的目标与内容及其分布。胡雅萍等<sup>[16]</sup>对美国高校情报教育进行了调研分析，罗列并分析了主要高校的课程设置，这一成果对我国情报学教育调整课程设置具有参考价值。李乾炜<sup>[17]</sup>以美国iSchools对信息科学、图书情报学、通信科学等领域融合的思想出发，提出了中国情报学学科重构的设想，并针对这种重构，对情报学教育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魏雅雯<sup>[18]</sup>调研了美国高校的Intelligence Studies课程，指出这些课程学习方式灵活，内容注重情报，强调情报技能力的培养，尤其关注安全、决策、侦查、军事等领域。

许多学者对中外情报学教育进行了对比分析，并展望了我国情报学教育的发展。李亚婷等<sup>[19]</sup>对国内外的情报学教育的培养方式、课程体系、就业创业支撑、社会责任进行了梳理，并在各类人才需求、应用技术课程、国家需求、交叉学科人才培养、数据技能等方面论述了我国情报学教育的发展趋势。刘记等<sup>[20]</sup>分析了美国情报专业的三类核心课程（情报学基础理论、情报分析研究方法、情报分析应用技术），论证了我国对情报学教育的生态认知，阐述了我国情报学教育调整的重点，提出了情报学教育内容构建模型。鲁晶晶等<sup>[21]</sup>从博士毕业人数、论文的涉及关键词数量、研究领域等方面，对国内外博士论文进行了比较，并从中窥视并展望了我国未来情报学博士教育的发展方向。陈则谦等<sup>[22]</sup>选取了中美情报学各排名前15位的高校进行了硕士培养目标、培养研究方向、必修课程、学制和学位等方面的对比分析，并分析了相互间的个性与共性。罗海媛<sup>[23]</sup>针对日本情报学教育知名度较高的庆应义塾大学、筑波大学、爱知淑德大学、北海道情报大学和东京大学五所学校的课程设置、培养重点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对我国情报学教育的启示：明确定位、创新教学、提升情报学理念。

从职业需求出发，探讨情报专业的教育方向，受到很多学者的关注。2012年，《竞争情报》杂志曾开展过一次讨论，探讨基于职业要求，情报学教育存在什么问题并应注重什么？讨论中，付亮认



为,情报学学生要具备专业领域知识才能做好情报工作;李艳强调,目前情报学教育过多地强调了二手信息能力,应注重培养对一手信息的分析能力;彭玉婷认为,当前的情报专业教授的知识较为陈旧,与社会发展脱节;陈峰认为,要用竞争情报理念和理论方法体系重塑情报学专业体系,使其具有核心竞争力;赵筱媛强调,要加强情报分析实践能力的锻炼与培养,这是情报学专业的核心竞争力;于建荣指出有专业背景的情报工作者才能做好情报工作;等等<sup>[24]</sup>。缪其浩<sup>[25]</sup>也为我们勾画了理想的情报工作者的素质,认为应当是具有非情报专业领域知识的情报人才。除此以外,陆志洋等<sup>[26]</sup>根据企业招聘信息中对情报人才技能要求,分析了情报学教育和人才培养应注意的方面,指出情报学教育应关注企业对情报人才的需求变化。

情报工作者的核心能力不仅需要在实践中培养,更需要在情报学教育中打下基础,一些学者探讨了面向情报工作的核心能力教育。初景利等<sup>[27]</sup>深入调查了图书情报研究生的核心能力,得到这样的结果:图书情报学生的传统能力表现较好(信息采集、文献服务、文献管理、知识组织、情报研究、数据分析、学科服务等),但针对领域创新能力方面掌握较弱;并建议:保持传统能力优势,加强创新能力培养,完善交叉领域知识体系,紧跟实践步伐,提升技术能力,吸纳多学科人才。褚峻<sup>[28]</sup>也从竞争情报的业务需求出发,强调了竞争情报的专业化教育体系应以情报技能为基础。杨国立等<sup>[29]</sup>认为现代情报学的教育应当与情报工作的需求相匹配,现代情报教育应分成三个层面来培养人才:其一,培养情报素养的情报通识教育;其二,培养情报技术与方法的应用型教育;其三,培养面向国家战略需求的高端情报教育。第三点,也是情报教育的核心能力。

### 2.3 现状研究综析

综上所述,我国情报学教育不论是在实践上还是在其研究领域都取得了非常大的成绩。情报学毕业生也在各个领域、各行各业中发挥着应有作用。我国情报学教育的研究从引入国外的情报学教育理念、汲取他国情报学教育之经验,到走出自己情报学教育发展之路;从对比分析国内外情报学教育之特色、发现自己之不足,到强调完善我国情报学教育体系,并发展适应国家战略需要的情报学教育;我国情报学教育已走过了科技文献的情报教

育、信息领域的情报教育、网络资源的情报教育。目前,情报学界正在规划着满足情报职业需求的情报教育,酝酿着大数据时代的大情报教育。

情报学教育不仅仅是培养学生的情报能力,还需要让学生了解情报工作的本质、情报工作的未来发展。许多学者和情报工作者针对情报职业的需求,对未来情报学教育提出了期望。笔者认为,新时代,面对大数据环境和国家战略需求,情报工作迎来了转型的大好机遇,如李辉<sup>[30]</sup>所述:新时代,情报工作将成为全球科技领跑的核心领域,是维护国家安全的盾牌,是国家战略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安全与发展的重要保证。要做到这一点,情报学教育目标与培养方案必须与之相匹配,情报学教育内容需要变革,通过教育和培养,使学生对未来情报工作本质、发展、职能等有全面的了解,能够成为在各行各业中具有“耳目尖兵参谋”的能力。

学科本身的发展,也期待情报学教育的跟进。许多学者从安全与发展的角度、从情报学学科生态等方面探讨了大情报科学的教育与课程设置等问题,这些研究非常值得我们关注。例如,杨建林等<sup>[31]</sup>在《情报学学科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与发展方向》一文中,针对情报学未来发展,提出了情报人才的培养,要强调情报意识的植入和情报驾驭能力的培养,课程设置应当考虑满足国家安全与发展要求。未来的情报学学科发展要走大情报学科的发展道路,要把情报学与国家的安全与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情报工作应当助力到各行各业、各个领域。因此,我们必须牢记情报学学科使命,遵循科学规律,结合社会需要,重新定位情报学教育目标,科学设计情报人才的培养方案。

### 3 新时代情报学教育的使命

2017年10月,中国科学技术情报学会和中国社会科学情报学会在南京发布了《情报学与情报工作发展南京共识》(下文简称《南京共识》)。《南京共识》中对情报学与情报工作的未来提出了“五个重新”:重新定位情报学学科的发展目标,重新认识情报工作的性质与作用,重新设计情报学课程体系,重新认识理论、技术、方法的重要性,重新认识情报的能力<sup>[32]</sup>。为实现这五个重新,情报学教育有着重要的角色作用,这也是历史赋予情报学教育的使命。

### 3.1 培养“耳目尖兵参谋”式人才

情报工作者、情报机构应当成为国家安全与发展的“耳目尖兵参谋”，这是我国老一辈革命家对情报工作的要求和期望。如何促使情报工作者在国家安全与发展战略中实现更大作为，并成为“耳目尖兵参谋”式人才，情报学教育肩负着重要使命。国家的安全与发展需要情报工作，情报工作者的培养很大一部分来自情报学专业的培养。过去我们对情报学教育较为注重学生的信息获取能力和服务理念的培养，情报学专业的人才定位从文献服务发展到信息服务，再到知识服务。新时代的情报学教育不仅保留以上情报学人才的培养定位，更要定位于决策支持型人才的培养，保证情报学毕业生进入工作岗位以后能够尽快成为各行各业的“耳目尖兵参谋”。这是情报学专业教育的使命。

### 3.2 培养国家安全领域的情报人才

现代社会，国家安全的概念以不仅仅限于国土安全、主权安全、军事安全、政治安全，还包括影响社会文化和人民生活的国民安全、社会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科技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网络安全、信息安全等。安全工作和情报工作是紧密相连的，情报工作必须融入安全工作之中，并为安全工作担负信息保障作用，为安全工作的决策提供情报支持。因此，过去主要关注科技、经济、社会发展的情报学教育，新时代需要进行教育深度的拓展和涉及范围的扩充，能够在国家安全保卫工作中，承担起“耳目”式情报人才的培养重任。这也是新时代情报学专业教育的使命所在。

### 3.3 培养能够担当决策参谋的情报人才

决策需要情报，情报是决策的基础和依据。情报似乎就是为决策而产生，并服务于决策的。情报来源广泛，杂乱无章，决策者不可能直接面对这样浩如烟海的情报，这就需要情报人员对其进行整理、综合、分析、归纳、评价，使之形成支持决策部门决策所需要的情报成品。决策者的决策能力除了要求其本身具有广阔的视野、战略性的思维以及敏锐的判断和分析能力外，还应当拥有完备的情报，才能做出高水平的决策。情报人员应当担负起完备情报的提供，担负起决策者的外脑的责任，具有成为决策者参谋的情报素养。这一素养除了在情报工作中日益锻炼培养外，还需要在情报专业教育阶段打下基础。培养情报专业学生这一素养，也是

情报学教育的使命所在。

### 3.4 培养在各行各业具有高度嗅觉的情报学家

现代社会竞争十分激烈，各行各业都存在着方方面面的竞争：技术竞争、市场竞争、人才竞争、资源竞争，等等。有竞争活动就需要情报，更需要从事情报采集、处理、分析工作的情报人。过去的情报工作在各行各业的竞争中多充当服务与配合的角色，如何使得情报工作者在行业、企业的竞争中成为主角，这就需要他们具有高超的情报能力、敏锐嗅觉和推理判断能力、发散思维的分析能力。例如，当数码技术一出现，就能够捕获到这一技术未来可能会对照相机产业、胶卷产业带来革命性的变化；干细胞技术会影响哪些医学领域和临床技术，对人类器官再生会带来哪些突破性进展；等等。作为杰出的情报学家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应当具有这样的能力。同样，情报学教育也应担负起培养这类情报学家的使命。

### 3.5 培养为社会服务的咨询服务人才

人们在社会活动、日常生活、健康卫生、科技常识等方面，会遇到一些困惑或不能解决的问题，需要有人帮助解惑，咨询服务业由此而诞生。咨询服务主要以专门的知识、信息、经验、事实为资源，针对用户的需求，提供能够解决某一问题的方案、决策建议或解决困惑。咨询服务不仅需要专业知识，还需要对资源的掌握，需要具有资源的采集、组织、加工处理、编辑整理的能力，这种能力除了在实际工作中逐渐熟练掌握，更需要在情报专业的学习中学会获得这种能力，掌握提升这种能力的技能。因此，情报学教育不仅需要培养“耳目尖兵参谋”式人才，也需要培养为人民服务的情报咨询人员，这也是情报学教育的使命之一。

### 3.6 培养科学技术的领航者

新中国民用情报工作起始于科技情报，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科技事业是在一片废墟上起步的。为了帮助科技人员获取国内外科技资料，促进我国科技事业的快速发展，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以及各省市的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均在那个时期诞生。所以，早期的情报工作主要就是为科技创新、工农业生产收集、整理、翻译、汇编科技情报资料等。因此，情报学教育的开始，也是起步于科技情报人才的培养，主要向学生传授科技情报交流过程

中,科技情报的采集、处理、组织、编撰、检索、服务所涉及的理论技术与方法。当时的情报学教育也主要是为了培养为科技发展等服务的情报人才。今天我们进入了新的时代,大数据、人工智能以及高速发展的信息技术,大大拓展和提升了情报能力,科技情报分析已把目标定位在引领科学技术的发展这一层面。作为情报学教育,努力培养科学技术的“领航员”,这是情报学专业教育的使命所在。

### 3.7 培养探索情报理论技术与方法的情报学人

情报学是一个年轻的学科,其理论、技术和方法在不断发展和成熟;情报学是一个应用型学科,其理论、技术和方法在不断适应应用要求、环境变化和技术进步,同时也需要进一步深化和提升。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使得数据科学日益得到科学界的广泛重视,与数据采集、数据处理、数据组织、数据检索、数据服务、数据分析紧密相关的情报学学科,迎来了大好的发展机遇;同时也给情报学理论、技术与方法的创新带来了挑战。为了使情报学理论、技术与方法得到更好的传承与发展,培养探索情报学理论、技术与方法的情报学人,是情报学教育的重要使命。

## 4 新时代情报学教育的机遇与未来设计

如前所述,我国情报学教育得到两次快速发展机遇:一次是国家科技发展的需要迎来了科技情报工作的大发展,并自此开创了我国科技情报教育事业;一次是信息时代的到来,情报学教育从科技情报的教育转向了以信息管理为主的人才培养模式,这一时期的情报学教育发展十分迅速,大量情报学硕士点和博士点诞生。今天我们进入了大数据时代,情报学迎来了又一次发展机遇,情报学教育必须适应新形势、满足新需求,重新设计情报学教育的未来。

### 4.1 新时代情报学教育的机遇

作为应用型学科的情报学,其发展与时代特征、社会需求、技术进步等都紧密相关,情报学教育也将顺应其发展而变化。在当前大数据时代和国家战略的驱动下,情报学教育迎来了转型发展的极好机遇。我们必须牢记使命,把握机遇,科学规划情报学教育的未来。

#### 4.1.1 研究环境改变引发情报教学内容变化

情报学研究已经历了文献情报的研究、信息情

报的研究,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人工智能和相关信息技术的发展,使情报学可以真正迈向 Intelligence 的情报研究。大数据时代,科学研究已经由逻辑驱动、实验驱动的主导范式转向了由数据驱动研究的主导范式,这种转变为情报学教育带了很大的上升空间和发展机遇。情报专业的教学内容广度得到拓展,深度可向纵深发展,教学内容可更加贴近 Intelligence。对于情报学教育而言,这种变化也是机遇、挑战和发展并存。

#### 4.1.2 技术发展使情报教育增添新的活力

情报处理的全过程都需要技术的介入,技术的发展与进步使情报工作如虎添翼,熟练掌握情报技术成为每一个情报工作者的期望,情报技术的教学成为情报学教育的重要内容。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促进着情报技术教学不断增添新内容。在情报学教育中,不但介绍新技术,更重要的是将这些技术引入和熟练应用于情报的采集、处理、组织、加工、分析、服务的全过程中,更需要传授如何将现有的技术改造成更适合于情报过程的情报技术的思路与方法,这虽然对新时代情报学教育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但同时也给予了很好的机遇。

#### 4.1.3 适应国家战略需要的大情报观思维

国家战略是从国家安全与发展角度全方位考虑的,目前普通高校的情报学教育多数集中在科技领域、网络安全领域、信息管理领域,军事公安类院校集中在军事和安全情报领域。从大情报观出发,情报应当渗透到社会的经济、金融、文化、科技、医疗卫生、社会发展、生态、资源、军事、国防、外交、安全及政府决策等方方面面,在这种大情报观的指导下的情报学发展,促进了情报学教育的变革,拓展了情报学教育的发展空间,展现了情报学教育更加广阔的前景。

#### 4.1.4 新时代情报学的科学责任和使命

大数据时代,数据科学就像哲学、数学等学科一样,影响着整个科学领域。作为与数据科学密切相关的情报学,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情报学需要将数据科学的理论运用于情报的加工、处理、组织、分析等过程中,更需要将数据科学的基本理论在情报分析中升华,使情报分析的理论方法在各个科学领域中得到广泛应用,并成为科学领域中的横断理论方法,这也是情报学应当肩负起的科学责任和使命。这一责任和使命给情报学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 同样也给情报学教育提供了很大的上升空间。

#### 4.1.5 培养造就科学发展的领航员

科学发展需要预测, 情报的分析预测方法是科学预测的有效方法。长期以来, 情报工作者在事物发展、事件预测、科学领域等作出过大量贡献, 但距离成为科学的领航者还有不少差距, 这就需要情报学教育培养造就科学的引领人才。从情报学学科培养科学的领航员并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 它需要这个领航员不仅仅具备情报分析预测的方法, 具有敏锐的观察分析能力、开拓性的思维, 还需要具有专业领域的坚实基础。因此, 情报学教育需要吸引其他专业的博硕士前来接受情报学教育, 希望通过情报学理论、技术、方法的学习和实践的锻炼, 成为各个学科的领航员。这也是情报学教育未来发展的又一新的增长点。

### 4.2 未来情报学教育

2017年中国科学技术情报学会和中国社会科学情报学会联合发布的《南京共识》中对未来情报学教育提出了要求, “全面推进情报人才培养创新模式, 建立适应未来情报工作需要的课程体系。情报学学科的人才培养不仅仅要着眼于普通情报服务人员, 还要注重高端情报人才的培养”<sup>[32]</sup>。这一要求为我们规划未来情报学教育指明了方向。

#### 4.2.1 紧跟国家战略的情报学教育

未来的情报学教育应加强情报工作者在国家战略中敢于担当的意识培育, 让学生认识到情报工作是实施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战略涉及方方面面, 如文化强国战略、科技强国战略、区域发展战略、创新创业战略、国家安全与发展战略、“一带一路”战略等。情报工作如何在国家战略中发挥作用, 需要情报工作者有强烈的国家意识、责任感和使命感, 这种国家意识、责任感和使命感需要在情报学的教育中给予培育, 并在教学内容与培养方案中体现出来。未来的情报教育应当紧跟国家战略, 让情报融入国家战略的实施中, 让情报教育的成果在国家战略中体现更大作用, 以促进情报学学科地位的提升。

#### 4.2.2 加强情报技术的教学与研究

作为应用型以及直接面向情报工作的学科, 情报学与技术的关联十分紧密, 一个优秀的情报工作者必须具备对情报技术的掌握和利用能力, 其情报

能力很大程度上与其技术能力成正比。因此, 未来情报学教育应当加强技术运用的教学, 使学生能够将先进的信息技术和方法与情报的采集、处理、组织、加工、分析关联起来, 并探索技术在情报活动中的实用性。在技术的教学中, 一是注意数据、信息分析技术或工具向情报分析能力的提升, 二是注重利用语义技术产生情报能力的提升。

#### 4.2.3 瞄准国际大环境的情报学教育

我国已成为国际上第二大经济体, 国际地位不断攀升, 所面临的国际竞争角色也发生了改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崛起的恐慌加剧, 不断以莫须有的罪名歪曲我国的贸易政策, 指责我国实施创新重商主义政策。为抑制我国的发展, 采取强硬政策打压中国, 限制中国技术引进和开发。在市场经济、开放竞争的环境下, 中国经济科技实力增长的过程也是应对国际竞争环境下众多优势产业的成长过程, 应对国际竞争必须高度倚重竞争情报和科技情报。无论是高新技术引进, 还是国家之间的贸易争端谈判, 都需要情报能力的跟进支撑。这样一种国际环境对情报学教育提出了新的挑战, 如何培养学生具有国际竞争的情报视野, 必须在情报专业课程上进一步规划, 如设立包含国际贸易情报、金融情报、国际竞争情报、外交情报、对外涉华舆情等内容的课程, 确保未来的情报工作者能够迅速适应国际大环境的情报工作。

#### 4.2.4 与时俱进的情报学教育

首先, 大数据时代, 情报工作需要转型发展, 从以服务为主转向引领科技、助力决策、做政府的智囊。其次, 情报学学科本身也将顺应时代获得快速发展, 其教育内容也必须顺其演进。如数据科学及相关领域的内容教学, 加大数据分析及情报分析的课程份额, 重视数据分析横断技术与方法内容的教学, 使学生在未来从事情报工作时, 可将这些技术与方法应用于各个领域。另外, 加强情报教育的实践教学, 保证学生毕业后能迅速融入情报工作。此外, 在情报教育中要注重情报工作的继续教育, 为他们进行情报理论的充实。

## 5 结束语

新的时代, 情报学肩负着新的使命, 在谋求学科新的发展过程中, 情报学要有新的作为。由于研究对象与工作环境的变化、技术进步与科学发展、

国家战略的需要以及各行各业的期待,情报学必须有所作为。情报学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情报学教育必须把握这一机遇,顺应这种变化,并做出改变。

做“耳目尖兵参谋”是我国老一辈革命家对情报工作的要求和期望,也是每一位情报工作者所希望成为的目标。情报学教育应当促进情报工作(者)成为这样的角色,努力完成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耳目尖兵参谋”式人才的历史重任。

## 参 考 文 献

- [1] 《中国情报学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 中国情报学百科全书[M].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10, 7: 191.
- [2] 王知津. 大数据时代情报学和情报工作的“变”与“不变”[J]. 情报理论与实践, 2019, 42(7): 1-10.
- [3] 苏新宁.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展望情报学与情报工作的未来[J]. 科技情报研究, 2019, 1(1): 1-12.
- [4] 周晓英, 陈燕方, 张璐. 中国科技情报事业发展历程与发展规律研究[J]. 科技情报研究, 2019, 1(1): 13-28.
- [5] 马费成. 情报学发展的历史回顾及前沿课题[J]. 图书情报知识, 2013(2): 4-12.
- [6]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中国科技信息事业55年(综合卷)[M]. 北京: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11: 113.
- [7] 梁战平. 情报学的新发展[J]. 情报学报, 2001, 20(2): 130-135.
- [8] 包昌火, 李艳. 情报缺失的中国情报学[J]. 情报学报, 2007, 26(1): 29-34.
- [9] 钱思晨, 肖龙翔, 岑灵莲. 我国图书情报学数据素养教育内容及框架研究[J]. 图书馆研究, 2019, 49(3): 115-122.
- [10] 司莉, 姚瑞妃. 图书情报专业研究生数据素养课程设置及特征分析——基于iSchool联盟院校的调查[J]. 图书与情报, 2018(1): 28-36, 101.
- [11] 陈沫, 李广建, 陈聪聪. 情报学取向的“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人才培养[J]. 图书情报工作, 2019, 63(12): 5-11.
- [12] 李品, 杨建林. 基于大数据思维的情报学科发展道路探究[J]. 情报学报, 2019, 38(3): 239-248.
- [13] 巴志超, 李纲, 周利琴, 等. 数据科学及其对情报学变革的影响[J]. 情报学报, 2018, 37(7): 653-667.
- [14] 苏新宁. 大数据时代情报学学科崛起之思考[J]. 情报学报, 2018, 37(5): 451-459.
- [15] 邵安. 美国情报学科结构、专业内容与高校分布[J]. 情报理论与实践, 2020, 43(5): 203-207.
- [16] 胡雅萍, 遇妍. 美国高校情报教育研究[J]. 情报杂志, 2016, 35(11): 5-9.
- [17] 李乾炜. iSchools对中国情报学学科的启示[J]. 农业图书情报学刊, 2016, 28(2): 133-135.
- [18] 魏雅雯. 美国高校Intelligence Studies课程调研与分析[J]. 竞争情报, 2018, 14(1): 33-39.
- [19] 李亚婷, 赵婉颖, 马费成. 国外图书馆学和情报学教育的进展与趋势[J]. 情报学报, 2016, 35(8): 787-792.
- [20] 刘记, 王延飞. 情报学教育生态探析[J]. 情报理论与实践, 2018, 41(1): 16-21.
- [21] 鲁晶晶, 谭宗颖. 从博士论文看国内外情报学教育的现状与发展[J]. 情报科学, 2016, 34(3): 161-165.
- [22] 陈则谦, 王雪, 张鑫. 中美情报学教育的个性与共性——基于情报学硕士人才培养方案的调查与分析[J]. 图书与情报, 2018(6): 120-128.
- [23] 罗海媛. 从课程设置看日本情报学研究生教育及启示[J]. 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7, 38(3): 109-120.
- [24] 《竞争情报》编辑部. 情报学何去何从——由情报学毕业生“求职秀”引发的思考[J]. 竞争情报, 2012(3): 20-29.
- [25] 缪其浩. 情报学教育的作用及其边界[J]. 竞争情报, 2012(3): 1.
- [26] 陆志洋, 王姗姗. 从招聘信息看企业对情报学人才技能的需求[J]. 情报探索, 2017(1): 80-83.
- [27] 初景利, 张颖, 解贺嘉. 新时代图书情报专业研究生核心能力调查与分析[J]. 图书情报知识, 2019(5): 15-21, 53.
- [28] 褚峻. 竞争情报专业化教育问题的思考与实践[J]. 情报理论与实践, 2019, 42(3): 7-11, 28.
- [29] 杨国立, 苏新宁. 迈向Intelligence导向的现代情报学[J]. 情报学报, 2018, 37(5): 460-466.
- [30] 李辉. 新时代我国科技情报工作的价值定位与发展方略[J]. 科技情报研究, 2019, 1(1): 51-63.
- [31] 杨建林, 苗蕾. 情报学学科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与发展方向[J]. 科技情报研究, 2019, 1(1): 29-50.
- [32] 中国科学技术情报学会, 中国社会科学情报学会. 情报学与情报工作发展南京共识[J]. 情报学报, 2017, 36(11): 1209-1210.

(责任编辑 王克平)